援鶉堂筆記

漢書一

顏師古註漢書敘例按今世漢書刊本皆不載顏氏敘例惟宋景祐刊本宋景文校本皆刊於本書之末明代坊刻亦或有之陳明卿本首但取儲君體上哲之姿一段爲師古注序而刪其全文汲古閣本偁讐校精良亦略不及之今錄於左庶便尋覈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爲服應曩說疏紊尚多蘇晉衆家剖斷蓋尠蔡氏纂集尤爲牴牾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顧召幽仄俾竭

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喻胄齒遠覃邦國宏敷錦帶啟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筲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慚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恥狂簡輒用上聞粗存指例式存揚搉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辨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爲而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

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旣無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範按隱與檃同括屬輯乖舛錯亂實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于學者竟無宏益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旣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眞正一往難識者從而釋之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遯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舛雜前後失次上下乖

方昭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澄盪愆違審定阡陌就其區域更爲局界非止尋讀易曉庶令轉寫無疑東樹謹按四庫提要云顏師古註本冠以指例六條商明南監重刻宋本共爲八條先生此所鈔以諸表列位誤合古今異言共爲七條竊意古今異言當合上漢書舊文爲一條字或難識當合上舊注是者爲一條則適得六條之數未知然否

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修短有節不可格以恒例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蘊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折剖析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

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略舉結束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詭文僻見越理亂眞匡

而矯之以袪惑蔽若汎說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爲煩
冗祇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詳釋無不
洽通上考典謨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援據六藝殘缺莫
覩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
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駁前賢妄指
瑕纇曲從後說苟會局塗今則各依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
練理固宜然亦猶康成注禮與其書易相借元凱解傳無係
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爰自陳項以迄哀平年載既
多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尚遺
秕稗亦爲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
波討源搆會甄釋字或難識則有借音義之所由不可暫闕

若更求諸別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滯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

近人注史競爲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捔摭利病顯前修之紕僻騁已識之優長乃效矛盾之仇讐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之注解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岐路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於左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秘書監撰漢紀三十卷其事[illegible]出漢書[illegible]宋祁曰景祐[illegible]余靖校本注末有後人取悅所著書入于注本十一字

服虔字子愼榮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定名虔

應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令泰[illegible]

山太守

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從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鄭氏舊傳晉灼集注云北海人不知其名而臣瓚以為鄭德今書但稱鄭氏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封高樂鄉侯範按鄧展名見魏志文紀注典論序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範按文選有王粲贈文叔良詩搜神記亦載其為甘陵府丞夢趙人為移棺改葬■東樹按顧氏亭林嘗譏師古

敘例建安不當遠名以魏樹以魏志武紀建安十二年十三年大封功臣侯皆下令之之無一語及漢帝而鄧展文穎又實魏室私人師古書法或本其實以示惡與然朱子綱目凡僞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前爲正其在廢興存亡之時關義理得失者以後爲正況未改元乎據此亭林議之是也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魏太和中爲博士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

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秘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孝友字下有一云彥友四字安成亭侯無亭字

張宴字子博中山人範按後書西域傳有西域長史張晏與孟它共伐疎勒未審卽其人否

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

侯 範按孟康事具魏略見魏志杜恕傳注晉書王濬傳有太子洗馬孟康又一人也

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韋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劉寶字道眞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 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義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劉寶字道宇高平人晉吏部侍郎餘無說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臣瓚不知何姓案裴駰史記序云莫知氏姓韋稜續訓又言未詳而劉孝標類苑以爲于瓚酈元注水經以爲薛瓚姚察訓纂云案于翼集于瓚爲翼主簿兵曹參軍後爲建成將軍晉中興書云翼病卒而大將于瓚等作亂翼長史江彪誅之于瓚乃是翼將不載有注解漢書然瓚所采

衆家音義自服虔孟康以外並因晉亂湮滅不傳江左了高紀中瓚案茂陵書文紀中紀[illegible][illegible]秩令此二書亦復亡失不得過江明此瓚是晉中朝人未喪亂之前故得具其先書音義及茂陵書漢令等耳蔡謨之江左以瓚二十四卷散入漢書今之注也若謂爲于瓚乃是東晉人年代前後了不相會此瓚非于足可知矣又案穆天子傳目錄云秘書校書郎中傳瓚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訖穆天子傳者汲縣人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今漢書音義臣瓚所案多引汲書以駁衆家訓義此瓚疑是傳瓚晉時職典校書故稱臣也顏師古曰後人斟酌瓚姓附之傳族耳既無明文未足取信　範按自然瓚所采衆家音義云云以下據文徵迹未知出于訓纂抑宋子京之說也觀史記索隱已同是說而不傳江左不得過江等語疑伯審之辭也又按續漢志劉昭注亦作于瓚見郡國志上谷郡涿鹿下又晉載記及通鑑晉穆帝永和八年姚襄以太原薛瓚略陽權翼爲參軍　東樹按自然瓚所采衆家音義云云以下是伯審之辭也至引顏師古曰疑宋景文公依景祐校本云爾伯審卒於隋大業二年是時顏監甫二十四歲其後注漢書乃定其說卽敍例所云也但穆天子等日錄云云未詳似當時傳瓚自爲此記耶先生別又有記云謂總清陳霆字聲伯著兩山墨談證晉書和嶠嘗領命侯衍天于傳其校書官屬郎中有傳瓚云云盡卽伯審此所云云亡王文簡方詭爲異聞載之池北偶談樹按晉書[illegible][illegible]下　　收

冢書事惟荀勗束晳傳一載隋經籍志但及脩名無屬官名氏恕卽日錄所云耳顏監旣謂之無明文不足取信則亦如郭忠恕汗簡所引晉史公者與志言勗撰次爲十五部八十七卷安得云獨領命校此穆傳五篇其爲虛誕可知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宏農太守止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秘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物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謚文穆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撰荀悅漢紀音義字伯淵　宋祁曰景祐本作範按作伯深者顏避唐諱也

右顏師古注本歷述所引二十三家而宋景文所校也

然按高帝紀女子公主師古注引王楙之解又景帝三年下注臣瓚引王楙云云今顏氏敘例中無王名氏豈

漏之耶唐書藝文志于顏敘例之外有諸葛亮論前漢事一卷又音一卷孔氏漢書音義鈔二卷孔文祥劉嗣等漢書音義二十六卷夏侯泳漢書音二卷包愷漢書音十二卷蕭該漢書音十二卷陰景倫漢書律歷志音義一卷項岱漢書敘傳八卷陸澄漢書新注一卷韋稜漢書續訓二卷東樹按南齊輕車錄事參軍鄒誕生有漢書音義姚察訓纂三十卷顏游秦漢書決疑十二卷僧務靜漢書正義三十卷李喜漢書辨惑三十卷漢書正名義十二卷漢書英華八卷下瑩按小司馬索隱武帝本紀中侯尋于太山矣下引小顏說云師古叔父游秦亦解漢書故稱師古爲小顏又高帝紀解楚歌下顏游秦云楚歌猶吳謳也孝文紀中大夫令勉下顏游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爲中大夫據風俗通令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封禪書五百當復合下按大顏歷評諸家而云周平王封襄公爲諸

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為
合亦舉全數平準書級十七萴凡直三十餘萬金大頭
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殺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
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課者又爵得至樂鄉下按
此言武功造爵唯得至于樂卿也臣璿所引茂陵書蓋
後人記其爵秩次耳今注稱十爵至十八庶長為樂■
十九至二十為樂公乃以舊世爵稱武功爵蓋亦臆說
非也大顏亦以為然又張穉之傳鄒鄉南山義大顏云
北山青石肌理密堪為碑鄒至今猶綵故奏本紀作阿
房或作灑山石鄒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鄒取其椾
半穉之答言但使薄葬家中無可貪雖無石鄒有何憂
哉若使厚剛家中有物蟬并綱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
又李將軍列傳解莫府按大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
蓋兵行舍于帷帳故傳幕府古字適用遂作莫衛雖謝
莫為大非衛將軍驃騎列傳解剽姚大顏按荀悅漢紀
作票鶏勁疾之貌上音頻妙反下音七召反又司馬計
如傳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大顏云不取其夸省
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于正道耳又蓋號以倪榮大顏
云蓋語也言蓋欲紀功立號受天之光賜榮名也貨遁
列傳適齊為鴟夷子皮大顏曰若盛酒者鴟夷也用之
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不件于物也右凡十
一條于義皆優今師古注不及之者以當時書本則行

故也東樹按此十一條者錮南山解見楚元王傳餘高紀文紀郊祀志食貨志李廣衛青霍去病司馬相如貨殖傳等今本皆作師古曰昔人謂顏監漢書注多掩他人之說以為已說然按敘例所列二十三家外又引樂產王楙胡公何獨掩取其叔父乎當由宋以來刻漢書者不學無聞而妄合之非師古本書如此也

景祐刊誤本東樹按此余襄公本而宋景文公所題

景祐二年秘書丞余靖上言案顏師古敘例云班固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注音義自名其家至西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辨二學當否號曰漢書集注永嘉之亂此書不至江左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已意增廁其末摘擷前說多引汲冢竹書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凡稱集解音義即其書也蔡謨全取此書散入眾篇自是以

來始有注本至唐太宗時皇太子承乾命顏師古更加刊整刪繁補略裁以已說儒者服其詳博遂成一家先儒注解名姓何見者三十五人而爵里年代史闕載者殆半考其附著及舊說所承注釋源流名爵年次謹條件以閒望行刊於本書之末庶令學者咸卷具知宋祁曰諸家注釋名氏爵里已附於顏師古敘例之下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兼通直散騎常侍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封琅邪縣子

臣佖原缺　宋祁曰漢書中有臣佖者乃張佖江南人歸本朝太祖收諸僞國圖籍實館閣或召京朝官校對皆題名卷末

範按顏氏敘例所列僅二十三人此云三十五人殆靖

續增顏籀以下注家邪或二十訛爲三十於師古所舉二十三人續以師古似爲二二十五人邪此余借錄坊刻本靖所舉姓名已無所考而顏籀臣似似屬僕付之人或坊本見顏舉二十三人已著敘例避繁僅列二人耳

宋景文公所用諸本參校具列於左東樹按此宋景文公本而慶元劉氏所選又按黃丕烈曰宋景文公所校景祐本今在其家乃倪雲林家物也云每卷上下方皆有朱校字後有墨書二行云右宋景文公以諸本參校手所是正並附古注之末至正癸丑三月十二日雲林倪瓚在凝香閣謹題

古本顏師古未注以前本

唐本張唐公家所得唐本何焯曰張集賢環得唐世本東樹按王介甫有哭張唐公詩

江南本金坡遺事云太祖平江南賜本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妙

東原紫氏私記云江南本宣和間尚在御府故未流人間初外氏先君丁希韓通籍慮思殿因見江南本賞之無緣借出參校遂以薄紙分手抄錄及歸各寫于家本幾年而後畢

舍人院本 江南本在舍人院少日舍人院本

淳化本 國朝會要曰淳化五年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後漢命陳充阮思道尹少連趙況趙安仁孫何校前後漢畢遣內侍裴愈賚本就杭州鏤板

景德監本 國朝會要曰咸平中眞宗命刁衎晁迥與丁遜覆校兩漢書板本迥知制誥陳彭年同其事景德二年七月衎等上言漢書歷代名賢注釋至有章句不同名氏交錯除無考據外博訪群書徧觀諸本校定凡三百四十九卷簽正三千餘字錄爲六卷以進

東樹按三百四十九卷卷恐簽之譌

景祐刊誤本 景祐元年九月秘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僞恐誤後學臣謹參括衆本旁据他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院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皆赴崇文院讐對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十九字

我公本 今不詳何人 東樹按我公字本於詩人稱周公
自昰凡親其人 人者爲通稱矣又古人稱其府官前
後者皆著姓當時者則曰我公如韓公河南府同官記
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謂裴均也此疑宋時官問所
刊漢書而其賓佐題之如此與然宋
景文公已注曰不詳則湮晦已久矣

燕國本

曹大家本

陽夏公本 範按謝絳希深也

晏本

郭本

姚本

浙本

閩本

今太用宋景文本校定復將將諸本參校具列於左公東均按

此宋元本所題　氏本原所題

熙寧本熙寧二年叅知政事趙抃進新校漢書五十冊及陳繹所著是正文字十卷

卷子古本古字

史館本舊本

國子監本宣和六年本

陳和叔本熙寧中所校範按陳繹也

邵文伯本用景文本校

謝克念本用景文本校

楊伯時本用謝本校

李彥中本用校本校

張集賢本 張瓌得唐世本校

王性之本 用景德中監本校

趙德莊本 用秘閣本校

沈公雅本 用秘閣本校

王宣子本 用秘閣本校

今本注末入諸儒辨論具列於左 樹按此亦慶元劉氏本所自出而明南監[illegible]重刻者也

蕭該音義

司馬貞索隱

孫巨源綸集

學官考異

章衡編年通載

楊侃兩漢博聞

漢書刊誤

楚漢春秋

史義宗本

西京雜記

朱子文辨正 範按宋史列傳有朱長文字伯原蘇州人嘉祐四年進士此子文當是長文之譌東樹按伊川程子有答朱長文書長文著有琴史未詳是此人否

孔武仲筆記

三劉刊誤 劉攽 劉敞 劉奉世

紀年通譜

顏氏曰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眞正自顏氏之後又幾百年向之古字日益改易書肆所刊祇今之世俗字耳識者恨之今得宋景文公所校善本雖黃所加字一從古偏旁毫釐靡不是正其所校本凡十五家樹按實列十六家或江南本與舍人院本共是一本故止稱十五家抑或宋公用景祐本校則景祐本不得列於諸家之內明人刊監本誤以羼列之矣舊與劉氏之文有殊異皆兼存之疏於上方其間或有名儒辨論亦附於是今一依是本謄寫故於注釋之下凡景文所附者悉從附入以圈間之使不與舊注相亂又自景文校本之外復得十四家善本逐一讎對

大抵皆祖景文之本然則是書之刊亦可以謂之不

苟矣伏幸詳鑒慶元嗣歲端陽日建安劉之問謹識

範按此等漢書本今日何由得之惠定宇云明汪氏刊本亦佳 東樹按劉之問明監本誤作同又按汪氏自稱慶元嗣歲乃宋寧宗年近顧氏廣圻黃氏丕烈皆誤以爲元人又汪文盛漢書今有刻本泰興季蒼葦藏書目錄汪板前漢書九十卷後漢書入十卷下注云卷數有誤又按趙文敏家藏前後書書爲宋槧本之冠前有文敏小像王弇州得之吳中陸太宰家錢牧翁以千金購于徽人後以鬻于四明謝象三不知於宋爲何本恐濫吹也

王楙野客叢書曰前輩論作史諸王合自敘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正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蓋祖班固西漢之作不知班固以諸王雜于諸傳之間者蓋今本爾古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遴傳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

上漢書眞本謂今本諸王傳雜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無上書年月日字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爲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資雅談而今本無此卷今本與古本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齎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

觕者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之乃以餉鄱陽王見蕭琛傳按梁書邦之傑子今誤作兮雲起龍驤今誤作騰以賁雅詁今誤作談至稚生彪今誤作虎班彪本諸爾則余謂蕭琛所得如本傳言僅漢書敘傳非全本謂鄱陽王得漢書眞本臚可攷大約皆敘傳中語爾之遴乃謂鄱陽王得漢書眞本臚舉其所以異者云云殆不足信按班固傳言固作漢書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又曹世叔妻傳云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又云詔馬融兄續繼昭成之然則漢書之作固始受詔于永平中逾二十餘年建初乃成安得有永平十六年上書之事乎固

死在永元四年是時八表天文志猶未竟更班昭及馬續之手乃成意固在雖成紀傳各志未竟亦未必遽上其書也漢書諱邦安得有邦之傑子之句且今本韓彭敘傳文自典雅如之邈所云殊淺陋不類固語其非眞本顯然大約因鄗陽王得敘傳之云而僞撰之並非蕭琛所得之本矣

目錄第二十五卷衛青下附李息諸人按後但云衛青霍去病傳此李息以下從史記附出不當並列其名東樹按盧召弓學士云史漢前有目錄自有版本以來卽有之然非作者所自定乃後人爲便于檢閱爲條列以繫于首耳太史公自敘卽史記之目錄也班固之敘傳卽漢書之目錄也後人誤儗以爲作者自定致有據之妄訾謷本書者明毛氏梓史記集解葛氏梓漢書正文其前卽據自敘爲目錄亦爲便于觀而尚不失其舊在諸本中爲最善矣又曰古書目錄皆置于末如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皆然吾以易之序卦傳亦然[illegible]樹按逸周書序亦在後然[illegible]史通之言范史故有目[illegible]在[illegible]曾

子雋言梁陳等書舊無目錄列傳名氏
閱見錢氏養新錄又按葛氏崑山葛鼐也
明代嘉靖七年南監重刊漢書依宋慶元劉氏校本
先生偶未及見故僅据坊本鈔顏氏敘例宋景文及
劉氏等校記于汲古本上而于宋景文公校語多所
刪落劉氏標識亦復改移蓋坊本之陋失宋明之舊
也其以先生按語間廁宋校劉校標行列位上下乖
方則閩刻筆記編次者不曉體例之過今悉分別補
錄改正其于先生所以校定之說及宋明諸本源流
面目因得明白矣道光癸巳七月十三日方東樹謹
識
謹案元姚燧牧庵集稱宋社既墟詔令湖南憲使
盧摯籍江南諸郡學庠精善書版舟致京師付典
文署明史志言內閣藏書皆宋元所遺無不精美又
太祖實錄洪武二年命工部修補國子監經籍板蓋

明南監板卽宋元監板謂之修板修板至明正德止
其諸經注疏首載景德二年中書門下牒其後御史
李元陽用宋板刻于閩中謂之閩板仍載景德二年
牒其後神廟刊北監本經籍又用閩板重刻而去此
牒矣又按閩板惟十三經注疏無史此漢書係南雍
板爲嘉靖七年刻用慶元劉氏本歷八年九年始茲
書口有題識後萬歷十年天啟二年崇禎三年皆嘗
命南京國子祭酒遞修刊補於卷末題名每葉上口
標記刊補年號　國朝順治十五年十六年皆然卷
首夾行題大明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奉敕校刊
則始刻所題据明史稿儒林傳張邦奇以忤嚴嵩爲
南京吏兵二部尚書其爲祭酒以桂萼薦南監板近
於嘉慶初年燬于火今不可多見矣又按錢氏大昕
云据南雍志嘉靖七年錦衣衛閒住千戶沈麟奏准
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
有文行文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使逐一考對修補
以備傳布其廣東布政使原刻宋史取付該監一體
校補遼金二史原無版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
於是邦奇等奏稱史記前後漢書殘缺模糊原板脫
薄剜補隨卽殿落莫若重刊已而邦奇汝璧去任祭
酒林文俊司業張星繼之乃克表進又按七年所
刻惟史記兩漢遼金二史五部日知錄言此不詳

援鶉堂筆記卷第十八　史部

漢書二

高帝紀第一　漢書一

按詩疏毛詩國風下正義曰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當以退在第下足得綜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

高祖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帝漢之太祖故特起名焉範按禮記喪服四制云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而高之故謂之高宗尚書孔傳亦云德高可

宗孝惠即位之初叔孫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則高祖之謚當屬稷嗣君所定因殷之謚耳非特起也張揖進廣雅表有叔孫通撰禮記語

尚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孔傳斥湯顧命無壞我高祖寡命孔傳高德之祖寡有之敎命王肅亦言謂文王也孔王之說皆漢後注經之言予疑祖之通稱高猶孫之通稱曾孫也非必以其功德言之又盤庚稱神后高后孔疏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蓋亦沿孔傳也昭十五年傳且昔而高祖伯黶杜注籍談九世祖又郯子稱少皥爲高祖

沛豐邑師古注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劉攽曰沛豐郡縣名史官用漢事記錄耳余按豐既曰邑則沛豐當仍秦稱貢父說非也

已而有娠孟康注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余按後書娠字皆作姙

酒讐數倍何義門云司馬貞曰高祖大度郎貰酒飲償其數倍價也按此說非讐與宣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讐同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按史記外戚世家亦有因欲奇此兩女語朱移欲於女字下蓋趙宋以後習此文從字順之語以此讀史漢宜劉知幾嘗妄改左史而不知其愚也樹按史記秦始皇本紀私學而相與非法校或疑而字當在私學上亦可不從

稱元公主顏注引呂后言以謚非謚劉貢父辨之謂史家記異或有追言謚者舉公羊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爲子白隱矣

余按公羊作口隱何休注云口猶口語相發動也賈文作白不知何本

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應劭注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余按始皇初卽位卽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徒詣送者七十餘萬賈山亦云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此送徒當在始皇之始故下云始皇東遊應以爲始皇葬于驪山語未晰

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余謂懷王自項氏所立史記亦僅係之項梁班史自漢臣語耳然正其密緻

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按史記北救趙下有令沛公西略地入關八字此非必班氏所

節當由刊本脫失

至陽城與杠里攻秦軍壁破其二軍按史記陽城作城陽索隱曰在濟陰曹參傳擊王離軍城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即其事也史又云秦軍來壁破魏二軍史未必誤二軍或卽是欣武滿之軍始爲秦破後與沛公合兵耳班氏以陽城杠里爲二軍豈並兩事爲一耶

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按此從史記月表增入然按之無所關涉

遲明圍宛城三帀師古曰史記遲字作遻亦徐緩之意也音黎余按史記今本直作黎明蓋誤

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晉灼注王陵安國侯王陵也

章昭曰漢封王陵爲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爲穰而無禾字省耳師古曰王陵非安國侯晉說非韋氏亦穿鑿範按王陵傳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還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然則高祖至丹水時陵自居南陽不肯從此降者別爲一人明矣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按史記帝紀不載五星聚東井惟天官書有之而無年月漢書志與紀同魏書高允傳允與崔浩論此曰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後浩考之果如其語以前三月聚於

東井非十月也今通鑒本此刪去不載劉攽曰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乃以夏十月入秦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言之史仍人言不改耳按劉此說本如淳注引張倉傳以十月爲秦十月然注家謂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追改之者則此正建寅之十月也何緣從秦以七月爲十月前後自亂其例耶且與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爲歲首者亦相戾矣（樹按自此元年以後每易年書冬十月則如淳以因秦以十月歲首非誤而史文書春正月夏月則班氏所謂太初追改與）甘公謂張耳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此皆占其事應非必五星聚於入關之月誤自班書荀悅沿之耳又敘例列諸家之法有崔名氏今亦不知所以考此者云何也

春正月如淳注以十月爲歲首而正月更爲三時之月服虔以爲漢正月師古以爲此記事者追改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即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

範按史記月表正月列十二月之下實丑月也樹按如曹參蕭何之封侯後足證又叔孫通傳言諸侯羣臣朝十月又本紀十一年令諸侯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則以十月爲正月顏說非也

諸侯罷戲下舊說戲水名顏注以戲爲軍之旌麾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又謂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余按顏說非是羽雖過戲而諸侯軍或留戲下抑或諸侯受羽約於此解戲爲麾羽麾下耶諸侯麾下耶不辭之甚

蕭何收圖籍張良歸韓信爲治粟都尉道亡及拜大將史記

本紀俱不載盡高祖紀自述有天下之故所以表其大略而事蹟詳於世家及傳班氏因後帝語闌入三人事則其緒雜出矣故曰峻如馬遷以太史公項羽紀高祖紀讀之觀班氏書知辭向體要之難韓信說漢王決策東向云云班氏繫之淮陰侯而載其亡去及拜將事史記不載道亡拜將惟云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注以爲韓王信非淮陰侯也余按史記載此說於韓王信傳故高祖紀語既相同注者遂謂韓信爲韓王信漢書韓王信傳亦載說漢王語與史記同而于此則係之淮陰侯耳然按史記淮陰傳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皆聽信計而蕭何亦云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盡東向爭天下諸將之見略同而淮陰之策居多非必盡出韓王信也瑩按決策東向諸將所見略同而爲說各異以史李

山東人日夜思歸者韓王信之辭也陳羽爲人可圖其彊易弱及三秦易並者淮陰侯之辭也史記本紀韓信以吏卒思歸爲言者正韓王信也徐廣之注是矣漢書帝紀信對曰云云亦以吏卒思歸爲言則以韓王信之語並係之淮陰侯要是班氏之誤當於士卒謳歌思歸之下載韓王信語而於拜將問計之下載陳羽可圖三秦易並之計以歸之淮陰侯則明矣

二年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陳明卿曰先書十一月事而後書正月事何紊亂至此按明代萬歷以後諸公不善讀書而好評論較之嘉隆以前先輩又間矣如陳君者尤苦貿貿元年春正月之下已具服虔如淳師古之注去此未數紙耳何不略一省記陳文莊刊布評閱之書無不令人嘔噦眞[illegible]旋符也嘗謂和成積志義之士向非鏤行文集豈識者之所致譏哉

秋八月謂酈食其往說魏王豹按史記敘此於三年之下

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按韓信傳載信問食其語與此微異

史記帝紀不載此語

是秦將馮無擇子也按高惠功臣年表有博成敬侯馮無擇

全姓名

三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何云再食疑衍或有誤按此

不誤左隱二年傳孔疏引此襄二十四年疏又載劉炫辨無

頻食之語

隨何說黥布攻楚按史記敘在二年

渡兵汜水按今本字書此汜水從已在定陶者從汜汜然字一

而後人兩讀其字分爲二非也左僖二十四年王出適鄭注

鄭南汜也在襄城南釋文音凡三十年秦軍汜南注此東汜

也在滎陽中牟縣南据隋志滎陽郡統縣有氾水注舊曰成臯即武牢也然則此渡兵氾水蓋杜氏所云東氾與

八月初爲算賦如淳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按十一年二月令民歲六十三錢又鹽鐵論昭帝時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五年斬羽東城劉知幾云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何云按班書不從史記敘決勝垓下之事蓋不以羽敵漢帝而以羽之敗由羣策羣力卽黜項籍于傳之義且不爲淮陰張滅楚之功爲高帝夷信三族諱故也又前云漢王下令四方歸心隱然謂漢王者之師故不著斬級之事樹按紀體森嚴異於傳敘羽不在斬級之多也何氏評史往往求之過深不必[illegible]也

高起王陵對曰注魏相邴吉奏何云監本奏下有事字別本

無按當從監本奏事如藝文志有秦奏事二十篇下注引魏武奏事類樹按汲古本脈吉下並奏字亦脫

正月下令封信越淩稚隆曰封韓彭史記次於即位之後然諸侯王上疏業稱楚王信梁王越矣漢書是按史記不載疏語亦略班氏敘此詳而有體矣

萬民與苦甚如淯音相干與之與師古音弋庶切劉貢父讀曰歟助辭非也

六年冬令天下縣邑城張宴注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其城也按食邑有城始春秋戰國鄭太叔城京田氏城薛也漢無此制未見據依此邑蓋猶沛縣豐邑之類也樹按晏說非是明曰天下不得獨主食邑矣小顏注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是也

田肯賀上史記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宵按顏氏家訓云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其子臻嘗於梁元帝讀班史呼爲田肯問之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爲肯吾至江北見本爲肯

春正月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封劉賈爲荊王文穎注東陽今下邳也劉攽曰按地理志東陽鄣吳皆非秦郡後漢順帝時始分會稽爲吳此文殊不可曉余按前二年下有東陽甯君誤也東陽蓋縣故陳嬰爲東陽令史二漢並無東陽郡晉仍孫吳立東陽郡則長山永康等九縣與此亦不相涉

七年冬韓王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邱臣王黃共立故趙後

趙利爲王收信散兵朱子文謂旣云信與其將共立趙利爲王如何卻云收信散兵疑紀傳多一 與字余按韓王信傳信亡走何奴與其將白土人曼邱臣王黃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漢史記同蓋信雖亡而立趙實與其謀朱氏之疑非也

春令郎中令有罪耐以上請之應邵曰云云師古曰云云宋祁曰顏氏之說似不審應意及誤引說文不了其義更有兩通之語且今說文耐無而音止於乃代一音耳何云按古者能字皆作耐音亦取堪任其事之意後世以三足之能爲能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云耐音若能之能能耐自然聲近矣本不爲而音也顏云頰旁毛据說文自訓而字爲頰

毛耳彖毛之形至耐字直釋曰罪不至髡則顏謬音而誤說
文明矣範按顏解應意不謬但異音耳其音耐爲而亦以應
云古耐字從彡則耏正音而故顏舉頰旁毛以明耏字雖改
從寸其音可從而也景文以爲誤非也且顏之音而因應說
以釋之不據說文也

置宗正官以序九族按百官公卿表高后二年以上邳侯劉
郢客爲宗正亦見楚元王傳不知高祖七年所置何人

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
中按史記徙楚貴族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班氏既別其氏
又云五姓姓氏不殊此亦疎也又按此從婁敬策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太上皇崩葬萬年凌稚隆

曰按漢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爲是按此据史記爲正漢時惟昭元成哀葬距崩爲久餘無踰月者况漢初簡質不應五月崩七月葬也今何本從注減此八字樹按注及何校[illegible]是先生此按斥陵氏耳

赦櫟陽囚死罪已下宋祁曰已當作以按已以字通宋說非

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按此只謂諸侯王國都耳其在帝都者史未著明考魏書臨淮王彧論廟制以爲高祖立太上廟在香街鑾按本紀下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則京師廟也

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宋祁曰而舊本作北據史記改爲而然漳水不在北余按史記豨傳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與史帝紀異樹按此當是傳寫字誤

十一年高祖攻東垣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陳仁錫曰史不罵者斬之余按史記帝紀不罵者原之獨傳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不知陳君所見何本然無理矣、

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按周官後鄭注云口率出錢以率爲句然余意率連下讀數字絕句郡各以其口數蓋郡各以其口之衆寡爲獻費之多少而六十三錢則率一人所出也此較四年賦錢減半

相國酇侯下諸侯王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酇音贊師古曰瓚說是也或云何封沛郡酇縣音才何反非也但鄼字别有酇音是以沛之酇縣史記漢書皆作鄼字明其音同

也班固泗水亭長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讀無疾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按史記三王世家索隱云蕭何初封沛之鄼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鄼音嵯南陽之鄼今在襄陽之光化沛縣之鄼今在考城縣⿰䖒阝音喜許里切从豆⿰虘阝才何切从且漢書今本⿰虘阝皆作⿰虘阝非也樹按泗水亭長碑唐時始得見索隱

疾可治不醫曰可治朱祁曰舊本無不醫曰可治五字何云今按無此五字接下嫚罵乃近情當刊去樹按刊去五字語勢乃峻簡有氣力非近情之云

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皇甫謐云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史記注中所載與此不同從史記注則高祖

秦二世元年起兵時年四十六從瓚注則起兵時三十六實生於始皇之三年據史記徐廣音義秦二世元年高祖年四十八以干支推之則生於旃蒙作噩之歲也以瓚說壽五十三蓋崩於丁未生於乙卯也

帝崩呂后與審食其議不發喪欲誅諸將酈商見審食其曰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聞帝崩諸將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云云乃發喪大赦通鑑不取此事考異云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不在代以史漢爲妄余按陳平傳平受詔誅樊噲於燕聞帝崩馳還道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此蓋高帝詔也平雖受詔誅樊噲於燕後乃至宮請宿衞而酈商所据則屯滎陽之詔固未知平之即

入也樊噲擊陳豨於代即移擊燕陳平釋未誅固知其尚存矣復統燕代兵亦何不可食其亦括約四人前後被詔據有重兵耳其事勢固誠可譬呂后詎得疑史漢之記爲不實哉

高帝紀贊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師古讀遷大梁爲句注云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劉敞云當讀云遷大梁都於豐則與下文合以顏爲誤余按秦滅魏爲郡縣不得云都於豐故師古謂秦昭王時正原讀遷大梁爲句耳原父之意則謂遷其都市人民於豐也以較二說劉讀爲長

漢承堯運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

承堯緒爲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爲正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按劉歆三統厯謂周以本德王高祖伐秦繼周故爲火德木生火然太初以前用水德蓋張倉之[illegible]矣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猶秦氏以周爲火德之義若賈誼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爲一代太初以後始遵之至光武卽位始尊內學用劉顏之說用火德故班氏於高祖紀著其符應而師古以瓚說爲得也蓋瓚所云不用十一月爲正乃驗孟康之說秦承周後或當衍去秦字或瓚意以漢繼秦承周後秦不班五德非以秦爲火也樹按衍秦字則語意明白若秦不班五德卽班氏仁不代母之義非必瓚意也

劉知幾嘗作譜考推漢爲陸終之苗裔非堯之後又左傳疏載劉光伯之說亦不以漢爲堯後

援鶉堂筆記卷第十九

漢書三

惠帝紀及內外公孫耳孫按平紀立梁孝王元孫之耳孫音爲王諸侯王表王音以孝王元孫之曾孫紹封按耳孫於元孫爲曾孫而耳孫之名則從七世之祖數之樹按師古不得云八葉也綴之於元孫也紀誤至握衍朐鞮之於烏稚世數不可考注說梁孝王元孫之子耳孫子字衍

令郡諸侯王立高廟師古注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按武帝紀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此諸郡立廟之證景紀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宣紀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此

郡國立廟之證

二年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爲太后如淳注張敖子偃爲魯王故公主得爲太后師古非之以爲齊王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爲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后耳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爲王以母爲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爲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爲太后也劉攽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諂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安乎蓋齊內史本諂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王割郡就益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爲魯元太后也魯元之稱不除豈嫌爲齊王母乎範謂師古注不誤貢父言非也按高五王傳

齊王獻城陽郡尊公主爲王太后是王郎指齊王本文甚明是時偃未立張敖現在公主薨後六年敖乃卒安有夫在子未立而虛稱太后者乎蓋齊王尊爲太后媚于呂氏以託其國非顧於理安否也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乙亥夕而不見按五行志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

高后紀三年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按江水下汪本有漢水二字攷五行志是年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樹按下八年云江水漢水溢流民萬餘家

七年諸中官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按史記諸中宦者無官字

文帝紀代王十七年秋高后崩按史記有高后八年

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按太史公自成一家之書創爲本紀亦不可以編年之體章分節解求之也故文紀有云上從代來初卽位云云班氏紀實而已施惠天下十七字不已贅乎且上云地震山崩水出綴以此數句豈非舛邪自負愼裒其文者何如也

開藉田應以典籍爲義韋以借力爲義瓚以蹈藉爲義韋說本之康成及說文

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按史記作固要帝帝乃止漢書當以要字絕句何以要上爲句今從其讀

後六年發倉庾注引胡公不知何人敘例無其名氏

遺詔屬國悍爲將屯將軍按史記注悍徐姓

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按王楙野客叢書晉愍帝紀建興三年盜發霸陵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敕取其餘以實內庫又索綝傳言三秦人尹桓解武等發漢杜霸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綝對云云文帝遺制以薄送終焫然載諸史冊而山陵中乃有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景帝違治命之意乎

朕之不明與嘉之按與讀全萬民與苦甚弋庶切師古讀與非

景帝紀斬御史大夫晁錯師古曰晁古朝字按左昭二十二年傳王子朝賓起有龍於景王陸德明釋文云朝如字凡人名字皆張遙反或云朝錯是王子朝之後又音潮是錯姓亦

有兩音襄十七年傳宋莊朝伐陳釋文同

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何云不私其利五字宋本在不受獻下

有當讞而後不當按何本以當字爲讀

或詐僞吏張宴注以詐僞人爲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爲吏者也師古以二說爲非直謂詐自稱吏耳余謂張瓚二說是師古說非

令訾算十以上乃得宦何云董仲舒所謂舉郎吏以富訾指此訾算也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訾爲郎耳按訾算不知若爲算法後書和帝永元五年詔云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鬵爲算准此言之事亦近煩苛矣宋呂惠卿之弟欲行手

實法鄧綰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奸之憂人懷隱匿之慮且商賈通殖貨財交易有無不過服食器用米穀絲蔴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憑何拘錄其勢安得不犯鄧綰至不足道而此言切中情事但漢時訾算之法不知何以行之樹按訾郎當如何氏解但不知若何算法

武帝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按漢制有單舉孝者如馮唐以孝爲郎是也有單舉廉者如尹翁歸舉廉爲緱氏尉是也武帝之舉孝廉當亦分舉元朔元年詔問公卿大夫與廉舉孝有司奏議不舉孝不奉詔也不察廉不勝任也皆分言

元光元年詔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晉灼謂北發國
名瓚曰孔子三朝記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舉北㠯南爲對也
師古謂瓚說近是按瓚所引今見大戴禮少閒篇曰海外肅
愼北發渠搜元羌來服正如此詔之辭盧注北發地名又按
史記五帝紀北山戎北發息愼然則以北發爲國名亦是瓚
所見三朝記縱與大戴文殊亦不必以南北爲對文解也惟
公孫宏傳制文則當如瓚說各隨文解之可耳
東夷薉君南閭等師古曰南閭者薉君之名按通鑑引師古
之名下云食貨志彭吳開道通薉貊朝鮮置滄海郡陳壽夫
餘傳魏將夫餘庫有玉璧珪瓚傳世以爲寶耆老言先代
所賜其印文言濊貊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濊貊之地又

濊傳云武帝滅朝鮮置樂浪郡自單單大嶺以西爲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今不耐濊皆其種也班志樂浪東部都尉治不耐蕆音濊降戸江反共一百二十九字未審此師古之注抑注通鑒者之間厠耶

霍去病出隴至皐蘭按水經注河水下云灘水導源塞外羌中東北流逕石門山疑卽皐蘭山門漢元狩二年霍去病出隴西至皐蘭是也疑酈注卽同應說小顏之所不取然以爲河名則非如酈注亦山也又按西河舊事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焉支山在刪丹故縣按祁連在今肅州之東南甘州之西南白石故城在今河州西

能言鳥按舊唐書音樂志引此云若是鸚鵡當舉其名且秦

隴尤多亦不足重所謂能言鳥卽吉了也

發使穿昆明池瓚曰漢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安溪云据此則迎佛不始於明帝

元鼎四年封嘉爲周子南君臣瓚曰疑嘉是衞後氏子南而稱君初元五年爲周承休侯元始四年爲鄭公建武十三年封於觀（汲古本誤此）爲衞公師古非之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爲周後例不先言姓而後稱君且自嘉以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按通鑑注据恩澤侯表周子南君食邑於潁川長社其姓姬子非姓乃氏耳豈有邑名子南者乎又据後漢紀姬常爲衞公

戈船師古取張晏說不然瓚解余按若以元封二年應注樓

船例之則戈船正爲瓚說
天子自將待邊按曲禮君天下曰天子康成曰漢法於蠻夷曰天子於王侯曰皇帝
用事八神劉攽曰八神則郊祀志所說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也何云亭林云八神謂東巡海上而祠八神即封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頴說非也按史漢主字皆連下讀劉當如應引封禪之制祀地主文也
元封五年南巡狩至於盛唐注文頴疑在廬江左右縣名也韋昭曰在南郡師古是韋說何云下云朕巡荆揚故是韋說余謂叔良指爲縣名亦臆說邪按通鑑注按唐地理志壽州

有盛唐縣蓋以古地名縣宋白曰壽州六安縣楚之潛也在漢爲盛唐縣西十五里有盛唐山按前後漢晉隋諸志俱無盛唐縣惟唐地理志屬壽春郡注本霍山武德四年以霍山應城灊城三縣置霍州廢省應城灊城來屬神功元年曰武昌神龍元年復故名開元二十年更名

天漢元年師古注取大雅雲漢之詩美周宣王因旱修德而能致雨故依以爲年號按是年之前七載元封三年夏旱紀不書見郊祀志武帝方且侈口於天意乾封安得有依古修省之意蓋去歲太初四年方克大宛獲良馬爲天馬作歌云天門開詄蕩蕩自以爲惟天爲大惟堯則之猶後世周宣帝之稱天元唐高宗之稱天聖武后之稱天后太宗之受號天

可汗耳謙光之談非武帝出也又按高祖初封漢中蕭何曰語云天漢其稱甚美或依此稱決非閔旱之意

大搜按此或搜姦人或搜巫蠱必非搜蹤侈者巫蠱雖見於征和元年相去八年而此時或已有其事史未詳也且陳后之廢在元光四年已捕爲巫蠱者而下二年大搜或卽與禁巫祠道中爲一事耳

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上官桀討之按何羅卽時禽縛窮治咸服其辜矣書討之似不竟其辭者亦未當也

通鑑載武帝嘗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後世

又爲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按此條漢書不載漢紀亦無之未詳所本

昭帝紀談指同竝按地理志作談指

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按表作洛陽李仲季主霍光傳亦作种

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劉攽曰謂令民酒以所得占利而輸其租也按如公非之解賣字屬上讀爲長

宣帝紀趙充國爲蒲類將軍按西域傳有蒲類國又後書張璫云北虜呼衍王嘗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又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爲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

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燉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据此度其地與伊吾相近故仲遠云在燉煌北不爲非也其於蒲類國治天山疏榆谷者則遠矣若本書匈奴傳云蒲類將軍自酒泉出塞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疑與此不相遠蓋蒲類將軍因烏孫至而去或更深入至出塞千八百里西去候山也又張璠云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疑蒲類海去鄯善不遠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豈蒲類卽蒲昌邪詳記趙充國傳下

廣川王吉有罪廢按吉漢紀作去是

五日一聽事以下各奉職奏事按聽事下何增自丞相三字

元康二年赦詔劉攽曰身不修則不能率下法不舉則或枉
法如此則坐者乃無辜安得如文王刑茲無赦按原父說是
詔言吏未能修身奉法故不能無赦耳
勿用此人吏云云安溪云勿用此人吏爲句言勿以此人爲
吏也
稱過使客按謂與繇役飾廚傳以稱所過使者之意令爲延
譽
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按何
校改律爲四誤劉攽曰据百官表注當云律百石奉月十六
斛
五鳳元年皇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

百匹太夫人八十匹按別本太夫人下有夫人六十匹

平通侯楊惲坐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按以言語之過而誅斬大臣皆孝宣刑之不中書法未允

元帝紀初元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何云舍人院本各令就農唐本令各

人人自以得上意何云江南本唐本止一人字何自記江南本一校書在舍人院故題曰舍人院本張集賢環得唐世本自九至十二凡四卷全再讐正標唐本者即再校也

竟寧元年師古注竟者終極之言言永安寧也余按改元之詔言單于復修朝賀之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師古注義雖近字義未安以竟字爲終極之意如釋典所云與汝安心竟者乃魏晉以後文法郭景純山海經不死國贊得此遐齡悠

悠無竟是也漢以前緜末之見此當作境土之竟周秦諸書率如此

元帝善史書按王尊傳善史書外戚傳成帝許后善史書予疑史書即隸書秦爲史書以便胥史故曰隸書後書安紀安帝十歲好學史書章懷注史籀所作仍同小顏耳憶前人說已及此記考

貢薛韋匡迭爲宰相按四人之中貢未爲相止御史大夫耳其稱相者漢時御史大夫與宰相號稱二府百官表御史大夫位上卿貳丞相故蕭望之傳自謂備位將相亦御史大夫後將軍也後世宋之樞密亦與中書同稱兩府同稱宰相文信國止於樞密太后授以中書不受其對元人之詞自謂宰

相人亦以丞相稱之是又異官而同制也

成帝紀陽朔元年王章有罪下獄死何云王章不言爲王鳳所害於體例不能一也按班氏諸紀如此枉筆者頗多不止王章也似沿當世著記未及修改其漢書敘目云章死非罪士民所歎又劉知幾書事篇云傅玄之貶班固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

建平元年冬中山孝王太后媛弟宜鄉侯馮參有罪皆自殺何云書法失實

平帝紀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按小顏說亦非此云送之還故所家之地耳

宗師得以鄄亭書言宗伯晉灼曰宗伯宗正也按此猶顧命

稱宗伯爲太宗上宗皆一時權辭非通稱也